

手機馬孔多

清早醒來，還不到起床時間，靠在床頭拿起手機刷起來。每天睡前，刷新YouTube、抖音、嗶哩嗶哩，已成習慣。刷來刷去，首頁推送的幾乎都是已經看過的內容，大同小異。突然想起了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

《百年孤獨》裏，布恩迪亞家族次子奧雷里亞諾落葉歸根，每天煉金作小金魚，積攢夠二十五條便放到坩堝裏熔化，重新再做。而他的妹妹阿瑪蘭達，整天把自己關在房中縫製殯衣，縫好了又拆，拆了再縫。循環往復，沒有終點。

他們的父親，布恩迪亞家族的家長何塞，阿爾卡蒂奧曾痛苦地說：「咱們再也去不了任何地方啦，咱們會在這兒活活地爛掉，享受不到科學的好處了。」

而今的人們，充分享受着科學帶來的便利與趣味，卻不知不覺地墮入了煉金和縫製殯衣的怪圈中。智能算法，精準推送，一段段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視頻，纏繞着每天的生活。是科學的異化，抑或娛樂至死，都無暇考慮。

這樣的「信息繭房」，是如此

的舒適有趣，善解人意。吃播、美妝、二次元、追劇、脫口秀，按照清晰而淺薄的邏輯自動分發，一切彷彿聖誕老人的禮物從天而降。讓我們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漸漸地凝結成了坐井觀天、故步自封的桎梏。既熱鬧又孤獨，就像一個個量身定做的馬孔多，「繭房」的外殼愈加堅硬。

普羅米修斯盜取天火之後，宙斯為了懲罰他，將他用鎖鏈縛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每天都有一隻餓鷹來啄食他的肝臟，到了晚上再重新長出來，日復一日重複承受着痛苦。我們不是盜火的英雄，每天推送的節目是那樣的好玩，沒有絲毫痛苦。不過，這卻也在蠶食着我們的時間與精力。這雖然說不上是懲罰，但至少是一種警示：破繭成蝶，才是更廣闊的生活。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口罩專家

古人說「久病成醫」，如今新冠肺炎的疫情從一月至今已經延續超過半年，口罩在這期間也成為了每個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從一開始貨源緊張，「有罩必搶」，到現在供應充足，有各種不同品牌和型號可選，我好多朋友已然成為了口罩領域的業餘專家。

這些業餘專家們會進行非常嚴謹的「學術研究」，上網搜索各種資料，研究某款口罩是否符合特定的標準——BFE、PFE、VFE、ASTM……這些名詞都是我在寫這篇文章時，一邊查資料一邊寫下來的，而對於他們而言則早已爛熟於心，信手拈來。可能對於我們普通人而言，過濾性就是某款口罩能否使用的唯一標準，但對於業餘專家們而言，達不到某種標準的口罩是肯定不能用的，但即使達到了，也只是跨入「能用」的門檻而已，最終能否被垂青，還要取決於那款口罩的價格、透氣度、舒適度乃至美觀程度。

業餘專家們也有自己的「學術圈」——疫情以來，社交媒體上的口罩群組如雨後春筍，群組的人氣和活躍度都很高。作為一個總是「潛水」的谷友，我的社交媒體是被這些群組長期刷屏的，其中不但有爆款口罩在某個地方有「快閃」售賣的即時消息，還不時會有谷友對新款口罩圖文並茂、巨細無遺的評測文章——把口罩剪開，檢視、測試其中每一層的質地已經是「標準動作」，甚至口罩耳繩的鬆緊、戴上之後耳朵的感覺都是他們評測的項目之一。

身邊有這樣的口罩業餘專家，是非常幸運和幸福的事情。因為他們會非常樂意地，把精心研究的「學術成果」共享出來，讓我也可以沾光買到物美價廉的口罩。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新冠時期的人情

美國資深生物學家Steven Wiley感嘆：一場新冠讓他發現傳說中獨來獨往的科學家渴求的卻是同事們的陪伴。哪怕科學家個人能創造知識，也需要同行的驗證、認可和運用，正如藝術家的作品需要受眾的解讀才有意義。他甚至說，視頻會議只能讓飢渴交加者苟延殘喘，絕不能讓人汲取營養，成長壯大。

人是社會動物，對親密關係的追求大概植根於我們的DNA中。原始社會中人類依靠群體力量才能與自然抗衡，在猛獸與災害面前獲得一線生機。哪怕如今科技發達，足以規避歷史長河中已知的許多風險，一場疫病還是將我們打回原形，凸顯了生之脆弱。樂觀者說靠網絡也能與他人保持緊密聯繫，但「見屏如面」畢竟只是自我安慰。我們需要至愛親朋的音容笑貌，言語體溫，如同需要空氣和水。

然而他人能帶來溫暖和愛，也能帶來病毒和傳染。關於新冠疫情，即使最初源頭、傳播途徑存在難以索解之處，共識是隔離能有效阻斷傳播。為切斷傳染，除了不時引發爭議的「口罩令」，較易推行的是保持社交距離。疫情高發時，無論國內國外，各級政府頒布「居家令」，連外出購買必需品都規定次數，更別說與朋友、親人見面了。情況趨緩後法令鬆弛，但還時常見到飯館豎起防護玻璃罩，擁抱的正確姿勢等小貼士。

死亡如此容易，觸摸的安慰如此遙遠。疫情造成的心理創傷中，與恐懼同在並加深恐懼的大概是孤獨。疫情過後，如果大家能更珍惜面對面的相互陪伴，而不是將人際交流都託付於電子產品，就是壞事變好事了。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技術性沉默

說起來，大部分社交媒體「心地」善良。比如，微信有「點讚」。點讚太多確是想「讚」，有時不見得真是「讚」，只是「點」罷了。但微信沒有「討厭」設置。其他一些社交媒體也多不設否定選項，如果要反對，必須寫下具體意見，隱含的邏輯似乎是：喜歡可以無理由，討厭必須有實錘。想想這倒也符合世相實情。

因此，當你看到一條不那麼喜歡甚至厭惡的朋友圈時，可以批駁反對，可以選擇不看，性子剛烈的還可以屏蔽，甚至刪除、拉黑，但是，你無法像「點讚」那樣快捷和直率地表達自己的厭惡。

據說，這樣的設計，並非疏忽，而是策略，因為這有利於延長用戶在社交媒體

上的停留時間。一天發出幾十個乃至上百個惠而不費的「讚」，心情即便不變好也不至於沮喪、煩悶。但如一天按了幾十下「討厭」，恐怕就會懷疑自己和這個平台是否相宜，久而久之，難免棄之而去。

社交媒體既已成當下人們生活世界一大部分，只有「點讚」沒有「討厭」顯然是不夠完整的。拋開被媒體平台策略地長時間「挽留」不說，還讓人產生一種「吾道不孤」的錯覺。事情的真相卻是，道不同者並沒有消失，只是被技術性地選擇了沉默。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有「點讚」，又有「討厭」，實情可能會變得愈發凌亂不堪。俗話說，一樣米養百樣人。世界那麼

「白描」不是白開水

多年前，有位朋友在內地自費出版了一部自傳體小說。他送了我一套，希望能在香港出版。我讀了，覺得味道有如白開水（香港稱「滾水」）般寡淡，事後回想也不覺得有什麼感染力。我怕有所怠慢，再翻閱了一遍，確認了我最初的感覺。這本書寫得的確難以美言，情節、人物未經設計而顯得隨意；文字留於平鋪直敘而沒有文采。

記得他當時頗為自得地告白：我用了「白描」手法。

那朋友對「白描」是誤會了。「白描」是對小說作者很高的要求，它把多層意思、情節、濃烈的情緒濃縮在看似簡單的大白話中，後面卻有無限的想像空

間和情節發展的可能性——這才是白描所起的作用。白開水和清酒，二者看似都無色透明，前者喝來淡而無味，毫無回索的餘韻；後者喝了卻是滋味醇厚，堪耐回甘和體味。

「白描」是清酒而不是白開水。中國傳統山水繪畫的「留白」，畫家並非沒有可畫的景物，而是故意在畫中留下一片意味深長的空白去惹人遐想，讓受眾也成為創作主體的一部分，令畫的意境得以無限發揮。沒有積蘊的畫家是不敢輕易留白的。「留白」留在哪兒？留多少？留何意？高明的畫家都極有講究。

同樣的道理，文字的「白描」也絕非無話可說，恰是想說的和想表達的太多，

人頭豬腦

我們常以人頭豬腦取笑他人，諷刺人如豬般的愚蠢，常有戲言說若拍檔愚鈍或是隊中的負擔，我們稱這個隊員為「豬隊友」。吳承恩早於四百多年前已提醒我們每個人內心都藏着一頭豬，《西遊記》中的豬隊友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豬八戒，他代表着人類的貪婪和惰性，是《西遊記》中最貼地的一個標誌，也代表着你和我都共同擁有的特質——「人性」。

大部人都難有玄奘法師捨己為人的超級情操，也遑論孫悟空的無所不能的本領，而豬八戒肯定是我們最易理解或討厭的一角，無他，因為豬八戒一角描寫的就是我們最原始的本能。觀乎《西遊記》與我們的日常，你不難發現自己內在的這頭豬。

豬八戒對取西經以普度眾生最不感興趣，卻又一路敢怒不敢言，這有否似曾相識？每天抱怨上班多累多無聊，卻又待在同一崗位數十年的人你有見過嗎？又一次，唐僧被妖怪捉去，豬八戒知道後即對沙僧道：「我們將行李分了，之後分道揚鑣，各安天命好了」。遇上一絲困難即馬上放棄的人，你又曾否試過？豬八戒天性好色貪吃，遇上誘惑會毫不猶豫放下當下的努力，以致前功盡棄，你又可曾面對過誘惑？

與其說四師徒是獨立個體，我認為他們更像內在的不同特質，豬八戒懶惰但踏實，是保護自己的基本能力，孫悟空武藝高強卻又目中無人，是衝鋒陷陣的幹勁，

紫口鐵足百圾碎

宋代哥窯瓷器因為名氣大，故備受收藏家注目。其傳世真品甚稀，雖然罕有程度不及宋代另外兩大名窯——汝窯（已知傳世僅六十件）和定窯（白瓷），但歷來亦如鳳毛麟角。自明代宣德和成化年間開始仿製以來，清代以至近代贗品多如恆河沙數。真品絕大多數屬小件，如瓶、罐、碗、盤等，口徑皆不超過廿五公分；大件者幾乎都是假貨。真品釉色以灰青為主，以中性焰燒成；淺青色也相同（見附圖宋代傳世哥窯淺青花花式小瓷盃）；米色或米黃色較多，以氧化焰燒成；用鐵的還原焰所產生的粉青色或天青色則極少，因窯溫最高，釉色

亦最好。真品的釉色均屬失透的薄乳濁釉；由於窯內氣氛不同，故形成不同色調。後仿者所用的新釉種類有很大差異，窯內氣氛更難控制恰當，故破綻必露。

哥窯真品的胎質對鑒別十分重要。後仿及作偽者除了釉面火光太大、或過分失透、或造型與真品不相符外，就是胎體的重量有問題，上手感覺不是太重，便屬過輕。大多數仿品胎骨厚重。真品的胎有瓷胎和砂胎（近元代）兩種，厚薄不一。最大特點是其胎土色調。由於宋代的瓷胎含鐵量很高，故多呈黑褐、黑、深灰、茶褐、黃褐、土黃和青灰等色，黑灰胎有「鐵骨」之



稱；後仿者胎土質俱不相同，清代更多用景德鎮的白瓷胎，口沿與器底露胎處可鑒別。尋真真品胎骨較堅結細密，一如古瓷專家陸明華所言，「叩之聲音清脆」，贗品則聲近沉悶。真品用極精緻的澄泥，黑褐色佔大多數。由於黑褐胎上釉後，口沿和凸棱釉向下流，造成口棱部位釉薄，而顯現了深色胎，形成類似宋代官窯的「紫口」，但顏色較淡（見附圖），因為「縮釉點」

大，不可能「三觀」人人相同，更何況還有千奇百怪的口味偏好。追求真相真理，當然需要所有意見盡可能得到表達。但是，日子不是在實驗室裏過的。善意的欺騙、隱忍的沉默、克制的憤怒、無言的默契，生活中一個也不能少。人生之大勇敢，不在怒潮澎湃，而在兼收並納，化於無形。

我發朋友圈也算勤快了，有時是絮叨的感想，有時是吃過的菜餚，有時是偶遇的一條河或一隻貓，有人點讚，心生歡喜，但也很感激那些被打擾卻不明言的厭惡。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多到一紙不容，於是大道至簡，成了「白描」。

中國當代作家汪曾祺是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時的學生。汪先生生前的短篇小說具特立獨行的白描風格，通常被提到的是他的《受戒》和《大淩記事》。他寫人寫事通常只寥寥幾筆，但人物鮮明，敘事生動，感情濃密，素簡的文字散發着迷人的氣息。「白描」在他的文字中就是一枝五彩巨筆，畫出的世界親切、溫暖、韻味雋永，感情更是層層疊疊，絕不是無味的白開水。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沙僧愚蠢但忠誠，是道德和操守的提醒，唐僧有理想和意志卻又缺乏實力獨自取經，是指揮一切的情感和理性系統。

人生的旅途，不外乎將四師徒的特性充分發揮，縱然每個人內在的「四師徒」有強有弱，有多有少，但不斷的發現和自省是移向更高的自己唯一途徑。話說四師徒取得西經後論功行賞，各人均成仙成佛，只有豬八戒沒有得道，卻被授為「淨壇使者」，可以享用祭壇上的剩餘供品，可以永遠無憂無慮的大吃大喝，老實說這又是多少人的願望呢？

象訴

馮俊彥

instagram.com/symbol_talk/
逢周五見報



有差別。釉向下流淌後積聚圈足部位，形成黑褐色，就是俗稱的「鐵足」，通常底部有塗護胎汁。贗品胎泥含鐵量少，有些更為白瓷胎，故作偽者多用醬褐色釉厚塗於器口及器底燒製，殊不沉着穩定和自然。

宋哥窯吸引人之處，是全器釉面交錯重疊而不等邊的開片（裂紋），大似冰裂，小若魚子狀，猶如「百圾碎」；乃因燒製時胎釉的膨脹系數不同而自然形成。片紋有黑、紅、金、褐等色，十分美麗。偽品則在紋片開裂時抹入草灰造色。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香港故事》別樣溫情

生活的平凡人，他們的背後，折射的是世間冷暖與大時代裹挾下的人生變遷，詮釋的皆是積極向上、努力進取的「獅子山精神」。

對普通讀者而言，讀這本書可以發現「不一樣的香港」。對我來說，它更像一部新聞採寫範本。因為從事文化報道的緣故，我對這本書裏的故事並不感到陌生。每逢周日欄目發布稿件時，必在第一時間追看。我常常捫心自問：為什麼「香港故事」可以在市井百態中挖掘

到這麼多「不一樣」的題材，並且能夠以每周一篇的頻率推出，同時還保持住高水準？

閔老師告訴我，欄目自開播起，每一期都堅持開策劃會，鼓勵記者重新審視平日裏司空見慣的新聞資源，從身邊的現實生活中發現選題。比如，油麻地玉器市場裏「寫信佬」球叔的新聞線索，就來自一位住在附近的同事的微信朋友圈；再如，「香港溫情記憶：轉角遇到報攤」「尋找香港街頭巷尾的「武

俠味」」「24小時店：見證夜的香港」，等等，光看這些報道的標題，便可推測記者為選題深入社會角落落尋找靈感所耗費的心力。

事實上，《香港故事》的出版並非一個完結，現實中的欄目還在繼續講述這個繁華都市下的溫情與樸實。我依然期待著，並希望自己不久也能書寫出不一樣的「香港故事」。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

